

杜
詩
言
卷

杜詩言志卷六

佚名

秦州雜詩二十首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回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嗚呼。吾讀少陵之詩。至此而嘆直道之難行也。夫直道非行遯之謂也。士君子生當斯世。

知不可爲。避色避言。隱居獨善。是之謂遯世。乃若直道者。則不必若是。蓋以禮進。以義退。栖栖皇皇。載贄待聘。思行義以達道。特毋從詭隨。毋由徑竇。無依附權要。無利己害人。是但守其直道而已。然以是求進者。雖抱救時之策。曠世之才。忠君愛國之心。傾陽戀闕之義。而推轂無人。延譽罔效。黨護者既忌其異己。徇私者又畏其攻訐。於是排擠互見。傾陷

中傷而信讒偏聽之君又安能出其特達之
知以專其任用之實哉故柳下季三黜則惟
直道之故少陵少時才高意廣不屑屑於營
求一第及後來遊長安功名念切試考功上
三大禮賦而僅得河西一尉改授率府功曹
以致陷賊之餘奔赴行在遭際亂離之世妻
子罹於饑孳出九死一生之地甫得拜官職
居言路隨卽放棄而猶以躋險不安去華遊

秦回視數十年來一番求進之心盡成畫餅。原厥所由亦惟直道故無援引而多阻抑也。是以前此之詩皆汲汲干遇而後此之詩則皆去國懷鄉之感。此二十首則自明其遊秦之由看他開口便說滿目悲生事是其所可悲之事不一而足。半生期許至此盡蠲。一可悲也。遍歷艱辛都付流水。二可悲也。進既莫容退又無歸。三可悲也。干戈未息骨肉遠離。

四可悲也。君國多難，忠孝莫解，五可悲也。邊塞淒涼，驚心鼓角，六可悲也。風雨淒其，秋陰短少，七可悲也。老驥伏櫪，壯志難忘，八可悲也。羈棲異地，送老何時，九可悲也。回憶鴛行，寒雲愁對，十可悲也。夫抱此多般愁苦，難以縷析，故以滿目二字概之。其後二十首中所觸發之事，悉由此生出。所謂籠蓋全篇之句也。而後承之曰：我之來此秦州，豈得已哉。不

過因人而作此遠遊耳。夫丈夫之生於斯世，不出則處焉。有因人而作遊者，無如半生栖汲，破產無家，又遭戎馬亂離，兄弟拋散，田廬毀圯，竟至無可歸老之地。於是從頭計算，惟有二三良友，素所信爲急難相倚者，遠宦於蜀，不得不望之以爲投止。此來秦之故也。乃旣已至秦，卽當入蜀，則度隴宜急急矣。而又遲遲吾行者，蓋以隴地難行，且所望之友亦

安知其果可倚爲屏障否也。是以中懷懼怯。欲行而不行。及此秦隴之關。轉添愁思。浩蕩而無所止極耳。不觀此何時乎。俯而觀之。則水落魚龍夜矣。魚龍之水既落。則亦蟄伏而不躍矣。仰而觀之。則山空烏鼠秋矣。烏鼠之山既秋。則亦惟同穴而伏處矣。以此怯於行役之人。當此水落山秋之日。雖欲西征而訪問烽火。則又嚴警戒塗。於是怯者愈怯。愁者

轉覺無愁。中心折服。寧暫淹留於此。而未敢倉皇就道也。此第一首。是言來秦而暫止於秦之故也。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渡溪風。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承上章言。此秦州豈我之所樂居者哉。考其古蹟。不過爲隗囂所竊據之一邑耳。至今城

北之寺猶其所遺之宮闕也。山門久生苔蘚，野殿空有丹青，豈惟荒寂無人之境，而亦非山川名勝之鄉。月無文明之照，惟垂葉露而已。風無流傳之韻，惟度溪雲而已。風月已不足取，而况無情之至極者，則莫若渭水之東流，滔滔不息，而人乃不得與之俱東者，其愁絕寧有已時耶。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有

萬家馬騎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子西
來亦自誇

承上章言其古蹟如此而其風土則又有不
可解者蓋以圖經考之則同谷其所領縣而
驛道通乎西域之流沙是邊地也故羌民雜
處其本夷種而內附爲降虜者何啻千帳而
本土之居民則僅有萬家夷民幾相半也是
以夷固夷習而民亦習於夷人人便於騎馬

樂爲胡舞而年少之臨洮子來軍於此者亦莫不以習於夷習而自誇焉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

承上言秦州旣爲邊郡則川原欲夜之時其鼓角之聲何其悲也但聽其乘秋而發殷然動地而臨風而散高入於雲一片愁慘噍殺

之音彌空密布。斯時也。抱葉之寒蟬寂然無聲。而歸山之獨鳥不敢言遲。蓋以秋氣本肅。而又加之以禁夜之警。故惟有閉口深藏。全身遠害耳。顧邊郡之鼓角。因防備戎虜宜然。何以萬方之聲息。大概如斯。其憑威肆燄。有甚焉者。則吾道之好爲忠言讜論。以取戾於時者。何之而可哉。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

山長聞說眞龍種。猶殘老驪。驪哀鳴。思戰鬪。迴立向蒼蒼。

承上章言吾道雖無所之。而老驪終傷伏櫪。卽如此秦州。本屬非子養馬之地。汧渭之間。水草豐美。大能蕃息。是以南朝之使。每歲攻駒。由來有萬匹之強。無奈喪亂以後。馬皆陣沒。今所餘者。徧山秋草之長而已。然而代不絕才。龍種自在。殘破之餘。猶有驪驪其人者。

惜乎其不遇伯樂空谷終老雖有哀鳴迴立
欲爲朝廷効死疆場者誰則爲之揚扈耶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
防河赴滄海奉詔發
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疎鳥獸稀
那堪往來戍恨
解鄴城圍

秦州之風土既如上文所言矣而今日所值
之時事則又有難言者如城上之胡笳方奏
而山邊之漢節又歸問其奉詔之由則以防

河而調發士卒耳。士旣苦於本州防禦之役。而又遣之遠戍他方。無怪乎形骸之黑。以是流離播越。如鳥獸之不得止於其所。勢必至於散亡稀絕矣。夫此之往來不堪其苦者。皆由於鄴城之圍未得成功。而九節度之師潰而自散。以致釜魚復逸。遺孽再炎。至於勞師遠役。深堪痛恨也。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

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烟塵一長望。衰
颯正摧顏。

要而論之。秦州本以邊地孤城而處萬山之
中。外禦羌夷。內保畿輔。一重鎮也。幸邇年無
事。風雲得以暫閒。夜月安然。臨照然亦未聞
有蘇子卿之奉使無忝。傅介子之立功異域
者。則是烟塵一望。惟見衰颯之氣。令人愁慘
摧顏耳。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

承上言秦州本以控制西夷。是以漢朝張騫奉使尋源。乘槎直犯牛斗。皆由此路而往回。雖銀漢極遠。而道路旣通。故宛馬至今來貢。奈何幽燕作亂。反使西人之子。因向東征。而盡以致所存者。惟餘衰弱之民。每暮聞羌笛。

悲怨之吹抑何哀也。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疊多幽事。喧呼闕使星。老夫有如此。不異在郊坰。

然則老夫之在今日。惟有滿目悲涼耳。乃強作徘徊消遣。而忽得此意外之喜。令人眼明者。則此臨池之好驛亭也。彼其叢篁低碧。高柳天青。幽事可稱。稠疊足供清賞矣。奈何徒

以酬往來之使。閱盡喧呼擾攘之聲。是大可惜也。使此地而不作驛亭。判爲老夫之所有。則杜門謝客。終日徜徉於水竹之間。亦何異於隱處郊坳者乎。而無如不可得也。

雲氣接崑崙。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烟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閉小蓬門。

臨池之亭。旣不可得。而塞雨之繁。則有增人

悲感者每遇陰雨雲氣布合遠接崑崙而涔涔不絕矣於是渭水暴漲其奔騰迅駛之狀羌童喜而羣往觀之西征之使客冒雨而向河源不敢言瘁至若雨中之烟火縈斜則軍中之幕糗糧粗足也牛羊散落則嶺上之村孳息各備也而淹留於此者既不能如羌童之不識不知又不能如使客之載脂載秣而晨炊不舉四壁蕭然惟有閉門僵臥與一庭

秋草其此寂寥而已。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飢
啄泥。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
衰厭鼓鼙。

承上言惟雨之故。是以蕭蕭者古塞冷也。漠
漠者秋雲低也。而淹留於此者。不能奮飛而
去。如黃鵠之翅。爲雨溼而垂。雖有冲天之志
胡益焉。不能自餬其口。如蒼鷹之飢。惟泥是

啄雖有搏擊之能胡逞焉。且非獨飢棲之苦而已也。彼薊門安史之亂未除。回紇之和親又敗。則西北並在多虞。而使衰老書生之耳。厭聽鼓鼙兵革之聲。更何以爲情耶。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
邑傳。秋花危石底。晚景臥鐘邊。俯仰悲身世。溪
風爲颯然。

言既淹留於此。而滿目生悲。亦嘗求所以自

解或者某山某水可以暫適吾懷乎乃以山
言之則有南郭寺矣以水言之則有北流泉
矣寺雖不古而空庭之中得一老樹支離兀
冪有不屈之節水雖不遠而一邑之內僅號
清渠澄空淨澈無汙濁之滓秋花豔豔依於
危石之底晚景遲回次於臥鐘之邊其可玩
之景若此而以返觀身世則俯仰之間皆成
感觸老樹何爲而僅在空庭不付以棟梁之

任清渠何爲而僅傳一邑。不極其浩蕩之觀。
秋花何爲而危石底岌岌乎有覆壓之憂。晚
景何爲而臥鐘邊。忽忽焉居廢棄之地。身世
如此。其可悲孰甚。故溪曲之風。似爲之颯然
而長鳴也。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
穿沙。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相近報。但
恐失桃花。

承上言山水之間猶有可訪爲居止者時有人傳說東柯一谷其中深藏數十人家甚爲幽邃家家屋上皆在藤蘿蒼翠之中處處溪沙皆有叢篁掩映之趣且地雖瘦而偏宜種粟坡向陽而可以種瓜若是則卜築其間可以遯世如武陵源矣及此船人之來報急往圖之但恐仙路易迷失却桃花之蹊徑則無問津之處耳。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
眞傳。近接西南境。常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
老白雲邊。

東柯而外。則又有仇池穴者。自古傳爲福地。
而潛通小有之天。時有神魚出爲靈異。今雖
不見。而福地則仍然如故也。且近接此州之
境西南。不過數十里之遙。其中之丘壑。有名
泉十九。吾心常係懷於此。何時得遂吾願。而

於其中結一茅屋以送老耶。夫少陵非出世人，不過聊作此語以自遣耳，非其真也。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疎懶，休攝鬢毛斑。

承上言當亂離之世，久宜效管幼安泛海而去，乃悠悠不決，遂至常混跡於兵馬之間。今來秦州，當此秋暮塞門之內，惟見風高落木。

且困處於客舍之中，常遭陰雨，可謂日暮途窮，然而不作阮籍之哭，願效龐公之隱，則東柯妙境，可以遂吾疎懶之性，而終老矣，何嫌於髣毛之斑乎。

東柯好崖谷，不與眾峯羣。落日邀雙鳥，晴天捲片雲。野人矜絕險，水竹會平分。採藥吾將老，童兒未遣聞。

且所謂東柯者，不僅可爲隱居之地也。蓋崖

谷絕佳，不與眾峯爲伍。其林木森蔚，爲棲鳥所歸。故落日時若爲之邀，而借隱者可往矣。山川清迥，雲氣常遮。故晴明時亦爲舒卷，是與塵世隔斷矣。其地幽僻，野人所矜爲險絕。不欲與凡俗相通者，我則適獲於心，會當與之平分其水竹。且將託採藥以爲名，入而不返。老於此鄉，惟恐外人知之。雖在童稚，亦不告之以所往之處也。

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檐雨亂淋幔。山雲低
度墻。鷓鴣窺淺井。蚯蚓上深堂。車馬何蕭索。門
前百草長。

東柯之結願未易得。而目前之陰雨且難調。
當此秋陰易夕之時。晨光莫辨。惟有亂雨淋
幔。低雲度墻。偃仄之至矣。而鷓鴣蚯蚓一派
陰類。都來欺人。窺井上堂。絕無忌憚。竟成一
片汗濁世界。試看門前。惟餘百草之長。豈猶

有衣冠之族乘一車兩馬過而相問者耶。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少
光輝。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國。何
得近天威。

此與下一節則又有感於時事。言我居此淹
留者。本出於暫。無如日月忽其不淹。則又已
秋將盡矣。而作客者仍然未得所歸也。但見
塞雲不斷。變幻多端。清平無時也。邊日無光。

政令不行拓清何望也是以晁烽火而知警
急之常報聽傳聞而驚羽檄之頻飛所可慮
者西戎本已和親於我朝爲外甥之國兩京
收復頗賴其力今又忽爲奸人所疑釁致有
敗盟之事竟欲稱兵以犯天威其故何耶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峯峻懸軍幕
井乾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
時議築壇

此承上文言西北之亂未寧朝廷當以用人
爲急也是時郭汾陽爲魚朝恩所讒詔還京
師大失人望篇中所言飛將蓋指郭公而言
也。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亦
有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爲報鴛行舊。鶴
鷄在一枝。

上文方關心朝政。而此乃急自做曰。夫我又

何多言耶。我方以言獲罪而放出。胡又嗷嗷不已。抑何不自戢之甚耶。方今天子旣已明聖。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仁賢。爾一野老。何所知識。乃敢議論軍國。以取罪戾耶。惟當閉門曬藥。以防老疾可耳。欲觀藏書乎。則禹穴洞悉圖經。欲讀遊記乎。則仇池近爲福地。此等山川。皆可借鶴鷄之一枝。以終老。幸寄語在廷之臣。駕行之舊。知我無往而復返之意。

庶乎其可以相忘於無事矣。而不然者，吾未
知其死所也。二十首一線穿成，總完得首句
滿目悲生事，或在於身，或在於世，或在於身
世之交，而波瀾壯濶，氣格雄渾，聲調鏗鉉，色
澤瓌麗，在集中尤爲弘鉅之作。五言長城，當
推爲千古絕調也。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

視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爲枯林。

老杜生平詩。自去華適秦。以後爲之一變。蓋前此雖遭遇抑塞。而求進傾陽之志不衰。故每以不遇爲悲。雖時作曠達之語。而非其真也。惟至此拜官之後。不能酬其所願。而決意棄官。則以山林爲樂。雖時作關切君國之想。而亦非從前勃鬱不釋之忱悃矣。茲遺興五

首純是極意高尙。不復掉頭返顧。而以希冀
進用者爲多事。此固其因時見幾之明哲使
然。非有他也。此第一首。言士君子遭時不偶
而潛名遯處。如蟄龍三冬臥也。高翔遠舉。如
老鶴萬里心也。夫豈自今日而始然哉。蓋自
昔時賢俊人已視此矣。所苦者本以遠害而
或則如嵇叔夜。並不得其死。或又如武鄉侯。
徒一有其知音。其所遇雖不同。而無所成就。

則一也。蓋喬松雖爲棟梁之姿，而時當舍而勿用，則霜雪大幹亦久久化爲枯林而已。可勝道哉！杜陵老翁亦可以釋然而無憾矣。

昔者龐德公未會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言自昔隱遯之賢士，則又以龐德公爲第一。彼其與世相違，不但入朝市，並州府亦未

曾入是以於襄陽耆舊之中而高處士之節者公更爲獨苦夫公豈空疎自文而真無濟時之策者哉蓋知時不可爲故不欲爲網罟所得耳於是如鳥之投茂林魚之入深淵入山惟恐不深而舉家偕隱於鹿門彼劉表者焉得而取之哉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

其挂懷抱。

至若淵明雖同爲避俗之士，而其於出處之大道，尙有所未達者。蓋君子於世，只有兩途。得志則樂行其道，不得志則自樂其天。絕無所謂身家之豐嗇，與後嗣之賢愚，足以縈繞其心。今淵明戚戚於子孫之不賢，以挂懷抱，則其於道尙未能達也。夫淵明之地步儘高，而老杜猶以其挂懷子孫，譏其不達於道。

則其棄官之後。浩然天空地濶。夫孰有戚戚於中者哉。此懷之所以遣而無悶於遯世也。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涼。

此言罷官而去。而無所縈縈於懷抱者。則賀監賢矣。在位而清狂。則未嘗以富貴爲念。及知時將危亂。而勢不可留。則上疏乞骸而歸。

以棲遲於山陰茅屋之中與江海同其清涼
此其爽氣豈今人之所能望見者哉

吾憐孟浩然短褐卽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
鮑謝清江舊美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
人幾悲吒

此言賀公而外則有浩然彼其絕意仕進終
老幽遐是固未嘗一日錦衣晝行適與衣短
褐而卽長夜者同其天才之高能以少許勝

人多許。何鮑謝之足云。乃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清江舊多美魚。雨餘春有甘蔗。無不可以樂飢。吾嘗引領東南。於暮雲深處。如或見之。惜乎其可望而不可卽。令人悲吒之感。油然而生也。於去官之後。寫此遣興。正具一副樂天無悶本領。進則稷契。退卽巢許。此盤谷序之所云大丈夫也。至若求田問舍。兒女情深。皆不足以挂其齒頰矣。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
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
聲行負戈。

古人作文，皆以自寫其胸中之奇，或於已身
之所歷，其奇關有不可不紀述者，或於中心
之有所感觸而咏歎之者，或於時事之所見
聞，爲之興歌以美刺之者，是皆隨題著見，而

若於與已無干涉之事而懸空擬一物以賦之則自禽魚花鳥服物器用以至於人事必極其心摹手追之能以躊躇滿志而後快則若咏馬咏古蹟咏史皆是而此前後出塞則尤其淋漓盡致者也蓋老杜非從軍之人亦無出塞之事而篇中之所言皆懸擬而出之者看他前九首便是一位努力從王之人而以功成不居終之後五首便是一位意氣豪

上之人而以大節不奪終之。夫出塞之士何慮萬計而如所咏者恐無一二。則是老杜借此題以摹寫出兩般忠義之士。可歌可咏。可法可傳。以寓其願慕之所在也。此前第一首從不得已處說。言出塞原非樂事。去鄉里而赴交河。嬰禍羅而絕父母。總由於公家之程期迫。而君王之喜開邊也。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既斷。男兒死

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第一首是說出塞人行兵之事。其間吞聲飲泣。多是庸碌之輩。就中摹寫出一位壯士來。從悲生壯。言出門既久。離鄉日遠。同行之人。不無互相恩怨之事。而忼慨自命者。早已昂然自異。不屑與之爲伍。而彼徒旅中。亦遂望而生畏。不敢欺之。彼其自命者。蓋謂既已從

軍則骨肉之恩已斷豈復爲兒女子情卽死
生亦且置之度外矣於是逞其壯健之身手
而走馬脫轡可以挑青絲捷下高岡仍能俯
攀旗也凡馬下岡時則怯弱者必仰踞鞍上
防其墜也今能仍作俯身攀旗之狀其趨捷
爲何如乎夫悲旣生壯壯卽生勇人情之自
然也然亦惟豪士能之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

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
骨當速朽

承上文而暢言之夫既以壯生勇則志氣自
然不凡而以身許國圖畫麟臺垂之不朽彼
區區形骸之細自若土木戰死而速朽何足
介意而又何傷手斷腸之可言哉看他忽設
出磨刀傷手嗚咽斷腸一片悲涼中反襯出
如許遠大胸襟真是寫得壯士加一倍出色

誠非少陵不辨非蘇李所能及也。輕斷腸聲，蓋心緒久已壯往與悲傷一路乖錯不入。是故不因傷手與聽嗚咽而悲耳。解者謂不能不悲，則與輕字相反，何異楚咻耶？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承上章言士既以身許國，則我之所得自主

者身也。而送徒者不知則以爲既爲我長則
我身將以彼爲主。而不知其不勞於彼也。我
自生死不問。而惟向前以効忠於國耳。是以
路遇相識之人。附書與六親相決絕也。此章
只重一身字。凡營私者以身爲己。有則違上
悖逆之事起矣。盡忠者以身爲君。有則黨附
觀望之私絕矣。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

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爲奴僕。幾
時樹功勳。

前四首言未到時事。後五首則至塞外矣。言
自故里而出塞。至於戍所。已迢迢萬里餘矣。
而三軍之中。苦樂不同。以其所奉之差。役有
難易。所分之汎地。有平險。且先至者多熟習。
而後來者多生疎。故也在不忠順於其上者。
便易生怨望。而壯士則視爲固然。且並不以

此爲意而志惟在於立功異域。斬樓蘭以報國恩耳。但所見之胡騎千百成羣。豈易取勝。雖自顧材勇足以威敵。無如初至邊方。事權不屬。直伏居人下。爲一奴僕之賤。何足以逞是功勳之立。必俟積累之後。而後可望。豈此時所可言哉。噫。此壯士之所爲拊髀而歎也。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

在多殺傷。

承上言既欲立功而悲時地之卑下。卽當努
力戎行以早出人頭地矣。故當挽強弓。弓強
則易以穿札。用長箭。箭長始可以引滿。射人
射馬。馬倒則人殲。擒賊擒王。王擒則賊散。其
強武如此。然而安邊之道。不僅在此。蓋用武
不以盡殺爲能。王政本以開邊爲戒。故殺人
亦有限量。立國在守邊疆。苟能撥亂止戈。而

制敵國之侵陵。卽是安內攘外之正道。豈必窮兵黷武。而以多殺傷爲快哉。是其俊爽之性。旣極強武。又知方畧。蓋到邊未久。卽曉暢機宜。若此。以此人而升之將帥之任。其爲邊方之屏翰。不啻金城千里也。奚疑矣。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徑危抱寒石。指落層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此言征戍原以禦敵勝敵可以立勳此壯士之本懷也。而又有大謬不然者。則執我以畚鍤之役。於是雨雪之時。奉命驅馬而入高山。夫何爲哉。蓋陟危徑而抱寒石以築城耳。天旣極寒而抱石於層冰峨峨之間。指欲凍而墜落。且又不知此役何時可畢也。但見浮雲暮向南行。誠欲與之俱歸。而時不可驟得。可望而不可攀。亦惟義命自安。何敢怨焉。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爲
我奔。擄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
勝何足論。

承上言執此役夫之勞，雖無戰危之事，然非
壯士之所志也。故不若單于一旦興師來寇，
我壘人馬之行，風塵揚厲，百里之間，皆爲之
昏暗，而我則奮其忠勇，揮我雄劍，纔四五動
耳。其猛烈之氣，足以辟易萬夫，而彼軍已爲

我奔逃敗北矣。於是擄其名王以歸，繫其頸以獻於轅門。此亦可謂難堪之功，而絕不自爲矜誇，潛身而退，仍歸原隊以備行列。蓋其器量弘遠，氣節深沉，視此一勝之功，爲不足道。故不欲沾沾自喜，以要功而冒賞也。其有功而不伐，又有如此者。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眾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有鬪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

可辭固窮

承上章言人至有功而不伐則豈徒智勇功名之士哉儼然聞道之君子矣乃無如其不居功而人卽攘之以爲己有遂至十年之久而窮乏如故竟似未嘗有分寸功者夫彼其雄劍動而彼軍奔則豈真無功者特以功爲他人所攘而貴苟得者已衆矣若復亦出一語以相爭論則與彼攘功者何異故切以爲

恥而羞與之雷同耳。於是付之一歎曰：鬪爭之事，亦何常哉！雖在中原，當安史之亂，亦所不免。而又何怪其在狄與戎也！丈夫生而桑蓬之志，原在四方，不負所學，則亦已矣。雖不蒙知錄，而固窮以終老，抑何辭乎？看他九首一節，深於一節，初由悲而壯，壯而勇，勇而忠，義知方，以至於有功不伐，羞與人同，全是寫他一生本領，使之從軍出塞，便是這個樣子。

便是這等人物前九首如此再看他後五首

杜詩言志卷之六